

爹

“人的一辈子啊，只有几步路重要。这几步路得走好了哇，走对了呢，一辈子都顺。走错了，步步错，想改都难喽！”

“错念一时，苦果一世啊！”

“人生多叉路，大海多风波，蛟龙翻腾，猛虎凶恶。”

——我爹语录

1937年9月10日 中秋节的第二天。

早上，喝了一碗高粱米豆粥，吃了三个包子，爹付清了悦来客栈的住宿膳食费用上了路。

秋高气爽，景色怡人。出了海城县长沟镇，一大片金黄干透了的苞米地，看来年景不错。初升的太阳还未晒干金秋清晨草上的露水，爹高兴地脱掉鞋袜，拎在手上，光脚在洒满沁凉露水的草地上趟着，为的是抄个近道，尽快赶到火车站去，也更为了体味一下打赤脚趟草地这个儿时经历的快意。空气里充满了蒿子的微腥和苜蓿蜜一样微甜的味道，令人心神俱爽。

趟过草地是一片桦树林子。爹坐在土埂上擦干脚，穿好鞋袜，准备穿过林子，沿着蜿蜒的林中小路到土石结构的公路上去，忽见几个骑马的汉子疾驰而来，扬起一溜尘土。

“客家，留步！”

“老客，慢走！”

他们喊着。爹环顾左右，并无他人，显然是冲他而来。爹不由停下脚步，惊愕地看着他们。

来人一共五个，农民打扮。他们策马把爹围在中间，为首的一个在马上欠了欠身，声音洪亮地说道：

“老客，弟兄们刚刚拉杆子，缺钱，你留下点儿吧！”

爹一下跌坐在地上，全身瘫软，惊慌失措。他明白，这是遇上胡子了。跑外的最怕这个！

“大王，大王，我只是个伙计，没有钱哪，大王！”

为首的那人微微一笑，“你若是没钱，我们不会找你。”

坏了，这是在悦来客栈露了富，被眼线盯上了。看来，是在劫难逃了。

另外几个人也都嚷着：

“快，痛快点！”

“少废话，快拿钱！”

“别找不自在！”

“大王，大王！”爹哀求着，双手把包着换洗衣物的包袱举起来。

那个首领嘿嘿笑着：“不要这个。要你腰上系的那个。”

“快，解下来！”那几个人喝道，五把盒子炮指向了爹的头。

那可是五把快枪啊！五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的手指一动……

爹一身冷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头也晕得厉害。

“快，快！”

“少他妈磨蹭，老子这家伙可不吃素！”

爹不由自主，双手抖动着，机械而迟疑地解着衣扣，刚把外面的褂子解开，一个年轻些的在马上伏身子，便把系在腰上的一个沉甸甸的包袱拽了过去。一千块袁大头哇，那可不是小数目。爹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

“大王，大王，救命啊，我没法向柜上……交代呀，大王，大王，可怜可怜……”

为首的那个把两个指头塞到嘴里，打了一个口哨，五匹坐骑呼啸着绝尘而去，得得的马蹄声渐行渐远，只留下了面如土色，全身软瘫，半卧在一片阔叶树落叶上的无助、无奈的爹。

刚刚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吗？他脑中一片空白，傻不愣登地坐了很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半晌，路旁杨树上一群乌鸦的呱噪令他猛醒过来，又回到现实之中。他站起身来，拍打一下身上的尘土，找到两只踢落的布鞋，挪坐

到路旁的一个土岗上去了。

这是真的 怕 怕 偏偏怕的事就发生了。

怎么办？怎么办？

他的脑子又开始急剧翻动 快速思考着、设想着、假设着、预见着。

回柜上去说 遇上了胡子 遭抢了 搜刮一空了 空口白牙 有何证据 既未挨打 又未负伤 无人在场 没人证明 三个掌柜听了会是什么神情 爹又会是什么眼神？一向妒其地位高，羨其深得掌柜赏识的几个伙计会是什么反映？他们会窃窃私语些什么？人心难测，人言可畏呀！那样，今后怎么相处，怎么共事 怎么度日 柜上又该如何对待 怎样使用 屈辱、委曲、误解、猜疑会把一个人彻底击倒、粉碎呀！

退赔 爹倒是有点积蓄 自己也可以苦干上几年 把钱赔上 还上 这是可能的。但这样就换回信任了吗？能照旧复初吗？能堵住别人的嘴，封住别人的口吗？在不被信任的气氛下打工还账，苦熬苦捱，那日子会是多么艰难哪！而最令人汗颜、冷彻全身的将是当坐堂中医的老爹那冷漠、怀疑、责难、抱怨的目光。那剑锋一般的目光直刺心田，久而久之，你还敢抬头直视他的眼睛吗？你在他心中还有地位吗？还能和他说上话、对上话、递上话吗？

那么 就逃避。

躲开能想象的这一切，躲得远远的，图个一时的安适宁静，避开面临的尴尬困厄。不是说 时间是治愈创伤的良药吗 到时候人们忘了、淡了 顾不上了。那时再回去说明也不为迟。人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哩！一定会有机会说清楚，一切前嫌都会玉释冰消，苍天会给人这个机会的。经过一段时间，说起当年这档子事来就会如同讲古，人们不过听听而已，不会再有什么谈锋议兴 会很自然地涟漪散尽 冰释雪消 古井死水 平复如初。那时即使让赔、让退 也会来得自然、平衡、不带惩罚性、没有污辱含义 岂不更好？

在那土岗上、杨树下产生的这个念头占了上风，铸就了他一生中的一个大错。孰料人在世上走的每一步都是抹煞不掉、篡改不得的；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曾走过的几百步、几千步、几万步中的一个环节，它联结着整个的链条。倘有一步错了，就得以更大的代价去纠错、去改正，不管绕多大的圈子，

也要回到正确的路上去 越早越好 越快越好 而不能期待别人的遗忘 企盼客观的改变，自欺欺人地抹掉它、隐匿它、不承认它。

确实 人的一生中只有几步是重要的、关键的、决定命运的。爹在那土岗上拿定的主意无疑是他的一个失误，后来，他也情愿或不情愿地认识了这一点、承认了这一点 但却没有勇气去澄清它、说明它、改正它 从头再来 而是将错就错地苟且了下去，铸就了他的悲剧。

不回柜上，悄悄隐匿一阵子！

可是，下一步怎么走 往哪儿去呢 往哪儿去呢？

爹紧张地思忖着。他想 还是到曾多次去采购山参、鹿茸的江城去吧。自己这半辈子闻惯了煎药熬料、丸散膏丹的味道，除了干药铺这行也没什么别的本事了。江城世一堂的东家、伙计都认识 这几年办参、办鹿茸、办蛤蟆油跟他们打过不少交道，从来没亏待过他们。在这行里找碗饭吃自当不是问题 更何况自己是个行家。药铺作坊里的炒、炙、煨、炮、煮、蒸、炖、淬、焙、榨、炼、熬自己全是行家里手。更甭说自己光靠捏、摸、闻、舔、看、掂、搓 就能识别二百多种药材 分等分级 丝毫不差 万无一失。到哪家药房都得当个“大伙计”。

好在那五个胡子并不下马，也不搜身，对换洗衣服包袱不屑一顾。可那里还装着一瓶刚买的朱砂，穿在里的褂子口袋里还有些许零钱，后腰上还别着一杆翡翠嘴的旱烟袋，那是在天津花十块大洋买的，应该值些银子。胡子们并不斩尽杀绝，还算仁义，他们只要绑在后腰上的银大洋。可这一点令人犯疑 是悦来客栈使坏水。但回去找客栈是没来由的 自己手中毫无证据 去嚷一通不过就是挨顿揍的结果，下场好不了。

算了 还是奔车站 上往北去的火车 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不要存什么幻想。

这些前后过程、细枝末节，都是事后爹对娘、爹对朋友、爹的自言自语、爹忆起往事痛不欲生的自我宣泄时零零碎碎陈述表达的，是我把它们碎拼零凑、补缀串连在了一起。

可我却是理解不了他的痛心疾首、撕肝裂肺、哀伤悔恨、困厄呻吟。这算

啥呢？一个爷们儿，不就是钱被胡子劫去了，没脸回柜上因而逃得远远地默默地幽居吗？那有啥？值得这样？钱又不是自己吞了，丢了也就丢了。躲到江城这小地方定居又不是什么坏事，照样过日子嘛！当初回柜上又怎么了，还不是当一个伙计，一身药草味儿，挣有限几个钱养活妻儿？

这方面，我实在理解不了他。

爹在镇子上读了几年书，十五岁时告别了自己在农村的娘，背着个小包袱到天津世一堂当学徒。那时候爷爷是坐堂医师，小有名气。由于慕名而来求医的患者挺多，东家很快就同意了招他的儿子进店学徒。但言明头一年不得上前柜，不准进药坊，尽干些装车卸车劈柴担水抹桌子扫地倒痰盂端尿盆之类的活计。可第二年他就破格进了药坊，干上了切碾煮熬剥的活。三年满徒，他带着一双如铁板硬、洗不净的黄手和一身浓烈的药草味荣升到门市大堂掌戥子抓药去了。后来又当上了前柜大堂的头头，人称“大伙计”，薪俸在众伙计们中间最高。二十三岁上回乡去娶我娘的时候，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体面得像个“先生”了。翌年，蒙股东们垂爱和掌柜们信赖，他又干上了置办药材的“外柜”，下宁夏买枸杞，奔山东购银花，跑甘肃办当归，去山西进黄芪，而最多的是到关外置办人参鹿茸蛤蟆油朱砂。凭他的忠诚老实，靠他的精明机灵，他越干越“打腰”（受青睐），伙计们开始叫他“外掌柜”了。

几经辗转，爹来到了江城。世一堂的老熟人们不错，把给伙计们住的“十间房”中的一间给他住下，还言明“租费好说，按市价低一成。”可就是不答应他进店当伙计，一口一个“难办”，“不缺人手”，“高不成低不就，不好屈着你！”“等机会吧！”

等了半个月，实在不能等了，爹开始“跑活儿”。世一堂、世益堂、世德堂、德益堂、德仁堂爹都跑遍了，但处处都客客气气地告诉他：

“不缺人手！”

“前店后厂都满额了！”

“若有空额真想用你，可这会儿真没有！”

“学徒忒多了，主事都齐了，二掌柜不缺了，作坊里人手够了！”

只有三道码头的“永德堂”没有说死，留了活话：“您是个把式呀，哪儿能

不用您呢！明年我们开股东会一准儿商量您这事儿！”

也是个飞吻！

爹袖着手 缩着脖 讪讪地走了。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说：“你呀 还想干药铺这行？没门儿了！”

但他又不肯信服，他实在心有不甘哪！

思忖再三 他彻悟了 敢情各药铺都是串通着的。一家药铺说不用你 大大小小的药铺也都跟着摇头 咋就这么齐心 本来说“同行是冤家”嘛 怎就没有一家想过“他们不用我用！是个这行的人才嘛，用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况且，如果他真是昧了天津世一堂的钱 那又不是我们柜上的 关我啥事，与我何干？”

可就是没人这么想。

也真是邪性！

爹也是真的弄不明白。他在疑惑、失落、无奈、惆怅、苦闷的黯然情绪中度过了两个月。这时 北风骤起 冷雨阵阵 枯叶飘零 寒风袭人 冬天就要来了。为解决孤寂和思念 企望同情、慰藉和家的温暖 也考虑到所带来衣物无多，钱已捉襟见肘几近告罄，而更令他忧心的是：江城世一堂一个同乡告诉他：“嫂子叫老爷子送回老家去了！”他下了决心回老家把妻、儿接出来。躺在冰凉的炕上左思右想，他还是决定不声不响地秘密潜回，悄然地接他们出来 不给别人知道 也免得多费口舌 横生事端。

于是，他凄然上了路。没有什么行李，没带任何东西，身上只一件长衫，一个帽盔和一双旧布鞋。

到了家，他不敢进村，躲在村外一个废砖窑里，托一个小姑娘悄悄给我娘报了个信儿，便一家三口如藏如逃地奔向了车站。因为生怕走漏风声，惹上麻烦，不愿被熟人看见，爹带着娘走小路奔了下一个车站。在萧瑟的冷风中 竟走得头冒热气 汗流浹背 气喘吁吁。

把妻、儿接了出来，家倒是完整了，但坐在家徒四壁的冷屋子里无援无助也还是过不下去啊！一个男人 得养活妻小 不让他们忍饥挨饿呀 爹只好出去揽零活做。刷房、担水、搬家、运货他都干过。后来，一个街坊告诉他：“西

大街东头那家棺材铺的账房先生去世了，东家想再找个人，你识文断字干那个合适，别总卖苦力了。”

账房先生 怎么也是个“先生”啊 管它什么铺店 挣钱养家是真的！

“我去！”爹说。

棺材铺的生意还不错 虽说彩绘厚漆重棺木寿材“出用”（售出）的不多，一般殷实人家都是来提出要求赶工订做，彩绘的图案也各有讲究。但一般的薄板挂漆和薄板白茬却“出用”得挺快 哪天都得“送官（棺）”一二十起。

爹在账房的事却是不多 除了记记“出用”流水 收收“材资”再记记购料进货账、劳工报酬账 也就没啥事可干了。按照老板的意思 他还得管做验材、丈板、划线、熬胶等等工场里的事，好在这些事不经常也不复杂，不难做。

出自一种微妙的心态 爹间时爱到世一堂、世益堂去“坐坐”跟伙计、熟人唠唠嗑、逗逗笑 有时还展示、夸耀一下自己刚买的新衣、新鞋。

“你们医不好的 送我那儿去 保每人有付板！”他调侃道。

“我那儿生意好 说明你们本事不行啊！”他颇有些冷嘲热讽地说。

世一堂的掌柜们久而久之开始讨厌他，不欢迎他了。

爹却时不时地还要去，用这种不太受人欢迎的造访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露露面 也显得自己并不窘迫 并不颓唐 这样一过就是三四年光景。

后来 他病倒了。低烧不退 手心又热又潮 干咳不止 世一堂的坐堂医确诊他得了癆病。

棺材铺的老板推说有个亲戚从山东来“谋事由儿”实在没办法 只好叫他接柜上的账房，客气而坚决地把病恹恹的爹打发回了家。

失业赋闲是什么滋味儿？整日无所事事是什么滋味儿？病体又不为自己的自尊争气是什么滋味儿？

只有亲身亲历才会知道。

起初 他捧着两本书：《太上感应篇》和《绘图二十四孝》细读。读到伤心处 竟会潸然泪下 谁知那时那刻他感受到了什么 思绪停在了哪里。

后来 他常常坐在炕沿上 耷拉着一双赤脚 投入地唱起戏文。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我好比，笼中鸟我好比，虎离山
不由人，一阵阵 泪洒胸怀
他说你 出身微贱 不肯重用
空有志 心不甘 咬断钢牙 忍痛屈从我 呀 呀 呀

唱戏能排解一些郁闷，转移所思所想，这一点似乎启发了娘。她隔三差五地塞给爹一些钱 让他去水门洞子“民众舞台”去看个夜场戏 省得总在家里憋憋闷闷 悲悲戚戚 不得开心怀。“民众舞台”主要演评剧 有时也演梆子，京剧折子甚至二人转，那得看请来的是什么角儿，甚至有时一台戏里有人唱评戏 有人唱梆子 有人还来京剧道白。这一阵儿 在台上的是评剧演员筱香水和“电灯泡”挑大梁演男女主角 挺受欢迎。

爹去看戏也带着我去，但从从不给我买票。我得瞅冷子从后台溜进去。演员忙于化妆，不愿管不是自己的事，况且多是从别的地方聘来的，还以为我们是剧场哪个人的孩子 不便管。所以 尽管我往里溜时心跳得厉害 却从来顺顺当当没人过问。只有一次我被一个“大花脸”截住了 吓得我够呛 可他只是让我去给他买盒烟。吓唬我也只是“你若拿钱跑了 不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的成功当然也不能由我独享，我的小伙伴们也在我的传授下如法炮制，不行此道，个个都获得成功。

有一次 筱香水唱《新苏三起解》 竟然光着脚丫子上台 不穿袜 不穿鞋。楼厢的观众居高临下 他们首先发现 哄然叫起好来。楼下池座正在嗑瓜子喝茶水的观众由于舞台护栏遮挡一时未能发觉，听见叫好声不由纷纷站起 引颈翘望 旋即也加入喝彩。只见男观众打哨跺脚“劲儿 劲儿”地呼哨。女观众也哧哧地笑着 唧唧称赞着“多白呀 真白呀！”全场哄然骚动 只有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面面相觑 不知怎么回事。不就是一个演员光着脚丫子么？有啥可大惊小怪的！大街上光着脚丫子的男男女女还少吗？

演员受到场内观众起哄叫好的影响和鼓励，竟然又进了一步，让崇公道捧着苏三光着的脚丫子吹灰、拔刺、揉起脚来。一些亢奋的观众纷纷打口哨，叫好 还有人嚷着：“亲一口 咬一口！”那苏三也迎合观众，把“到来生变犬马当报还”唱成“到来生甘愿陪你睡上一百天！”

散了戏 爹牵着我回家的路上，半是不满半是慨叹地说：“咳 如今苏三起解可以这么演了！”

这还不算什么哩 演《七夕会》时 除了真牵了一头牛上台 在台上吧唧吧唧地屙屎之外，那台词才叫出格呢！什么：

“一年与你就这一天 颠鸾倒凤跟你玩 捏掐抠摸随你便，一夜侍候你二十遍！”

“一个物件半尺长，七月七日硬邦邦”等等。

这些猥亵下流的唱词一句句就像一滴滴水落入滚烫沸腾的油锅一般，起到轰然炸响 热力四溅的效果。叫好声 口哨声不绝于耳 观众似乎由此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娘此时为给爹治病忙碌着，好在笼子里养了两只田鸡，当摸出一个热乎乎的蛋来 就在蛋的大头凿个大洞 在小头敲个小洞 让爹仰脖喝下去 说滋补作用。此外，好揣上所有的积蓄去求世一堂的老中医，说了不少哀求的话。那些老大夫个个面有难色 说：“就是给你开了药 你也抓不起呀！”到了，只开了些贝母、桔梗、黄芩、黄连、白果、杏仁等便宜的药 让娘拿回来煎服。

爹呢，闲着闷得慌，便出门闲逛胡逛。他就像飘浮在大江岸边的一束稻草 随波逐流 走到哪儿挂留在哪儿 停滞在哪儿。端着一碗浆子（豆浆）擎着一根子（油条）能跟摊主聊上半天 世道不好 从业艰难 物价上涨 原料难购等等都是话题。走到干货摊前 摸摸木耳 闻闻口蘑 问问核桃、榛子时价 瞎扯扯哪儿的货好 哪儿的批价低 反正是没话找话 图个闲唠 打发闲暇时间。遇到带着孩子的熟人，他不但和大人聊上几句，还会蹲下来和孩子瞎扯上点什么。诸如：你爹喜欢你还是你娘喜欢你？谁常给你买零嘴吃？一个减一个是几个？手里有一个又捡一个，怎么是没有了呢？等等等等。有时自然也会遇到些冷脸 好些的是：“俺们忙着呢 您再往前走走！”差些的便不

讲情面直截了当：“走吧，没工夫陪您唠！”您得的是痼病吧，那可别上这疙瘩来了，我们害怕！”

最后，他总是会遛到棺材铺去。在料场披着衣服，蹲在地上看工人拉大锯、剖木板，又去看彩绘师傅画“顶天儿”（棺材头）与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工人们对他也不客气，有话直来直去，不加遮掩。剖板的师傅有时会提醒他：“大先生，你怎么又在料场抽烟，这儿除了胶、漆就是木头，到处是刨花儿锯末子，你就不怕？”这时，爹就陪笑：“不当事儿，我小心着呢。你没看我都磕在不当紧的地界儿？”那也不搭事儿吓，掌柜的不让在料场抽烟！”不得已，他也不会管我。”这么说着，爹心里也没了底，自知理亏，悄悄把烟袋收起来。工人们还是劝他：“要论呢，你老得了痼病，也就别抽那叶子烟了！”是想戒，舍不得那些没抽完的关东叶子呢。”

“大先生，东家都把你裁了，你还总往这儿跑啥？”一个老木匠擤了擤鼻子，把粘在手上的鼻涕抹在棺材板上，既是爱怜又是提醒地说。

爹哑然，继而强颜苦笑道：“忘不了大伙嘛，也图个身后有个质好价底的板材！”

大伙儿听了凄然，也不便接茬说什么，便都噤口默默地干活儿了。

爹自觉没趣，蹲了一会儿便站起身来，讪讪地走了。

在家里，他常拉我和他下棋，我对那玩意儿实在没兴趣，只是应付着他。见我不是对手，他便也兴趣索然，只好改为瞎聊天，但话题也是越来越少。

“你爷爷可是个名医呀！”爹坐在炕沿上，一只光着的脚蹬在炕沿上，用手抱着。另一只手端起他专用的小瓷茶壶对嘴呷了一口。自从他的病又见重了，娘就藏了他的烟袋，不让他再抽烟了。

“他为什么出名，你知道吗？”他问。

我茫然摇头，我哪儿知道！

爹当然料到我答不上来，便自言自语地径自说下去：“他有一句名言哪，叫‘方无长效，药无常理’呀，啥意思呢？对一个病人，不是开一个方子就能长期用、长期都有效。不是哪一味药对任何人，对任何病，在任何时候都有一样

的效果。你懂吗？”

我哪儿懂？所以仍是摇头。

我不懂 我无知 才激起他侃侃说下去的兴趣。

“这就得看本事喽！他如同揭示谜底 颇为得意；人参、鹿茸好 若是不管什么人，什么病，什么时候，都给病人用，还不治死人？那一准儿是庸医。咳 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哼 这还不好懂 得什么病吃什么药 小孩不能吃大人药 这我还不不懂？但我没说出来，怕扫他的兴。

“他是个名医呀！”爹又长吁短叹地感叹。

我感到索然无味，急于想主意开溜。

又有一次，爹又来了谈兴。

“你知道药铺为什么都叫‘堂’吗 世一堂、世德堂、世益堂、尚益堂、德益堂、嘉世堂、济世堂你瞅瞅 都是‘堂’。为什么？”

我茫然摇头。可真的 为什么都叫‘堂’呢？

“你知道谁叫张仲景吗？”爹又问。

“是后院二丫她爹吧？”我瞎猜。

爹鄙夷地瞟了我一眼，“是汉朝的！”

那我哪儿认识，那时候还没有我呢。

“汉末 有个张仲景，爹卖弄地说 声音也高了起来，官居长沙太守 大官呀。他坐在公堂里行医，给百姓治伤寒。黎民百姓得益不浅，感激不尽哪！后来的名医、大夫 开店施药 纪念张老先师 药铺全叫了‘堂’啦！”

这么回事啊！

“十间房”这一排房子里 住着一个从抚松县逃匿出来的大地主、人参专家老韩头。他的相貌让我几十年都忘不了，见他一次，我就笃信人是由猿猴变来的一部分。他那两只滴溜溜转得飞快的眼珠子，比猴子的还灵活。他的太太又年轻又漂亮 就是不爱说话 很少与邻居们打招呼 更甭说来往了。老韩头每到傍晚便端一个板凳和一个马扎到门口来喝酒、嚼花生米。爹有时候也凑过去和他闲聊 与他天南海北 上下五千年 纵横三万里地闲扯。爹出于自

卑 怕人家膈应 讨厌、忌讳 他的病 从来不添盅喝一杯 也不吃他的花生米 只是说说话而已。闲聊之中 爹探知韩老头的大老婆死于难产 母子均殁于乡下的接生婆。第二个老婆生胃病，韩老头吩咐长工套棚车送她到安东看病 走了一半路天色将黑 这位地主太太不住店 让长工把车赶到河滩上 两人相拥相抱着过了夜，恰巧被同村一个进城的人看见了。结果自然是“休”了 赶出家门。这个第三任妻子小他三十岁 粗通文化 是顶债过来的 看情形是一百个不愿意 却也无计可奈 只得跟着他。

爹向他夸耀自己对中草药的知识和烹煮炮制的拿手，老韩头颌首承认：“你是个人才！”

爹感到遇到了知音 知己即乃知己 从而兴奋不已。

老韩头突然向爹说：“跟我冒回险，去趟抚松，去找开黄绿小花的苗子去！”

爹颇感意外 囁嚅着说：“我既没本儿（资本）又没道儿（路子）我去有啥用？”

老韩头沉吟了一下，抬起头说：“跟你说白了吧，抚松县农会跟我过不去 总想拿（逮）我。我不能在抚松露面 只能呆在长白。你呢 虽说有膈应人的病 可你懂药。你在前头 我在后头 你在明处 我在暗处。”

“上山？”爹迟疑地问。

“不——”，老韩头摇头，“我另找人上山 你在抚松坐镇收。有参龄长的，你送长白来给我看 短龄参你做主就行。货好买下 过一阵给钱。现在咱钱不多。”

“那人家信我吗？”爹还是犹犹豫疑。

“咳 你就说是江城世一堂的。”

“可我不是。”

老韩头蹙了眉头，“你这人怎么死心眼儿呢！谁也不会查去嘛。”

“那……”

“你这个人哪！”老韩头挥挥手 打断了爹，“窝囊 我告诉你 咱们瞅准一个就吃三年哪 你在行 别人想跟我干我还不干呢 去 跟你老婆商量商量。”

爹心事重重地回了家。他咳声叹气了好几天，怎么也拿不定主意。既怕沾惹上什么麻烦，又舍弃不了吸引他的一次机会；既担心掉进险恶的漩涡，又想试试自己的能力和运气，他甚至吃不好，睡不着。

“你呀，拉倒吧！”娘说，“我还不知道你胆小怕事，你想想，他是个地主，这会儿抚松、长白都是八路军占着，万一看到了他，抓了他，还有你的好。再说，你身子骨也不行啊。”

爹讪讪地笑着，认了。反而，他心里倒踏实了。

有一天早上，我醒来见爹靠着被垛挺坐在炕上，涕泪横流地号啕大哭。他毫不掩饰，也不遮蔽，手中捏着一条毛巾不断擦拭眼泪和清涕。他时而张着嘴大放悲声，全然不顾在一旁劝慰的娘。忽高忽低的啼哭声让人心里发紧，无策无措。

一个男人可以这样不加掩饰地大放悲声？

是什么触动了爹的肝腑悲情？

娘见我惊诧不解，便向炕上散扔着的两张纸努了努嘴。

噢，是爷爷来信了。

这是近十年来的首次来鸿。是由一位到关外探亲的老乡带到世一堂；又辗转递交过来的，路上用了一个月。

我取过那毛笔写的信笺，吃力地读道：

家门不幸，出尔孽子，置老夫于无计无能，无颜立足，诚信殆尽。无奈于翌年返乡隐居，终此余生。尔这忤逆反能心安乎？倘尔诡辩无辜，缘何暗接你妇逃匿？又何故不遣信函达九年之久？其实，自尔销声匿迹，拒上致函，数处协查，早已谙知尔的行迹居处。由此足见尔心地齷齪，无以分辩。抱逆至终，无颜面对矣！忤逆，老夫已时日无多，残年遭尔之不义不孝，无颜于挚友亲朋，此恨绵绵，此憾遥遥，此怨昭昭，致老夫无法安心瞑目矣！

我结结巴巴地读完，爹又大哭起来，清涕盈尺，滴落在衣襟上。

“行了，”娘无力地劝慰，“你自己良心干净就行了。爹也真是的，这八九年这么乱，咋打信哪！将来到了阴曹地府再跟老爷子说项请罪吧！”

爹又呜咽起来，“错走一步哇，错走一步哇！”他仍止不住内心的委屈、悲

恸。

他咳了血。娘既不惊慌，也不流泪，默默地为他擦拭着。

娘默默地找出一条多年舍不得用、视若珍宝的混纺毛毯，去换了一针“链霉素”。当请来的那个白衣护士把药吸入针管，又习惯地推了一下，一股药液涌出来，娘在一旁竟然不由自主地一个趔趄，心疼地不由哎呦了一声。后来，娘又在答应拆洗五床被子的条件下，换来三剂汤药，小心翼翼地熬了几煎药水，一勺一勺地为爹灌下去。可是，一针“链霉素”也好，几剂汤药也好，都不过是沧海涓滴、糖仓一粟，无济于事了。

爹连续大口吐血，连烂肺叶也吐了出来。

一个寒风又起，树叶飘落的日子，爹死了。

带着一生一世的委曲和哀怨，带着无法解脱的歉疚和自责，带着对我们母子无法割舍的留恋和眷念，也带着洗刷清白的企望和幻想，他含恨西去了，仅有四十岁。

娘无泪。她用手把他的眼睛抹阖，向他说：“你又没做亏心事，就合上眼走吧！我就是吃草根树皮，也把你这条根拉扯大，将来连你的尸骨一起送回老家去，送给咱爹。你一辈子清白，他还能忘记恨你，走吧，放心撒手吧！”

娘把一根扁担插在爹的背下掂了掂，让他吐出最后一口浊气，便为他换上没领没扣的长衫，不纳不缝的布鞋，装古上人了殓。娘在我腰上、头上各扎了一条白带子，代替穿孝袍。又让我往棺材头上摔了一个锅过的饭碗，代替了摔老盆。后来，就由一只眼的街坊王瞎子大爷用板车拖着棺木，往北山去了。山上风很大，入土以后烧的纸钱飞了一块附在我脖子上，燎起一片水泡，娘十分心疼，为我不断吹着、揉着、哄着我下了山。那一阵，她真是慈祥极了，温柔极了。

娘给送葬的人、帮忙的人做了一锅高粱米干饭，炒了鸡蛋、豆腐、肉片、圆白菜和萝卜丝，打了一斤散酒，答谢了他们。又让我跪在地上给他们叩了头，她也给他们深深地施了躬，道了谢，请求他们对我们孤儿寡母多加照顾和帮助。

人们吃饱散尽了，娘收拾了一下，便和我依偎着坐在了炕上。做饭炒菜

后的炕头热得烫屁股，娘的体温又烘得我暖洋洋，热乎乎的，但这时我才意识到屋里少了一个人，我没有爹了！以前，不管他是坐在炕头唱京戏还是病倒在床上喘粗气，我的家还是个完整的家，是个典型的三口组合。现在却是残缺了 不完整了 不圆满了。

娘搂着我 又像回忆又像自语地说：“你爹他窝囊 胆小 怕事，一辈子看别人脸色过日子。可他本分，守规矩，听吆喝，他不是个干那些出格事的人。不说别的 男人嘛 哪个不在外面吃口香的 哪个不在外面玩个新鲜得 家花哪有野花香！在这方面规规矩矩的男人怕是少有，可你爹就是一个。我还不知道他 就是有娘们儿勾他 他也没有那个心 那个胆儿 他就守着咱们娘儿俩 干干净净的。就凭这个我就得伺候他、报答他。再说了 哪个男人不存私房钱？图个自个儿花着方便。就连王瞎子大爷还有私房哩，图个喝酒方便。不敢往家拿 塞到院儿墙缝里。可你爹就不结。他是挣一分拿回来一分 从来没二心。抽点儿叶子烟，还向我伸手。压根儿没见他在馆子里胡造海塞过。挣多挣少事小 就凭这点就信得过。这样的男人多好哇 可他错走一步 出了事躲起来了。娘亲老子、亲戚朋友谁也不信他 不待见他 可我信 说他昧了柜上的钱 打死我我也不信 他不是那种人 他做不出来那种事 他走了也未合上眼哪 不知啥时候能雪洗了他的冤屈 还他一个清白。怕是难了！”

我早已在温暖中昏昏入睡。是她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在我脸上，让我梦醒来。首先闪进脑海里的是：

我没有爹了！

娘

“蚂蚁还得劳碌着存食儿呢，家雀还得喂崽饲雏呢，咱一个大活人，不如蚂蚁？不如家雀？”

“啥都不干就是享福啊？养一身懒骨头人也就完了！”

“人心不足蛇吞象。总不知足那还有头吗？”

“咱不图啥别的 就图一家和‘美’ 不饿肚子不挨凉！”

——我娘语录

也是在爹下葬那天的晚上，她侧卧在炕上，我给她揉捏着肩背腰，为她捶腿。这一阵子 她又要伺候卧床不起的爹 又要拼着命顾一家的生活 想方设法赚点小钱，找些吃的。每天，她费力地为几个药铺的伙计们洗那些汗湿了一次又一次的衣裤，刷洗那些硬如铁板、臭气熏天，甩出去都能贴到墙上的加布底儿线袜子 每每都是额头上、鬓角上、鼻翅上布满细密的汗珠 额发贴在脸上，汗衫上被汗濡湿一大片，秋风一吹直打冷战我看着心疼，却又帮不上她。

“娘 我爹也死了 就剩咱俩了 咱也不用买药请大夫了 往后您不要那么辛苦了！”我由衷地说。

娘舒展了一下身子 推开我给她拿捏的手 吁着气说：“真舒服！”她深情地看着我说：“你正长身体 娘不想屈着你。娘还有力气 得找活计干。饿着你 冻着你 我对不起你爹！”

“我是看您太苦了。”我说。

“苦啥？家家不都这样？咱又不是财主。过生活就得干活呀！”

“我长大了 娶个媳妇 伺候您 让您享享福！”

娘兴奋地一翻身坐起来 把我搂在怀里 回忆着说：“娘享过福 见过世

面哪！

她不由谈起她的家事来。她说 嫁给爹后 带着身孕 怀着我就被爹接到天津去，住在六里台一个租来的农家院。

爹几次带她去过劝业场，给她买衣服，还买过一双黑皮鞋。吃过好几次狗不理包子和天津大麻花，还有一次去吃过爆肚和羊汤烧麦呢！爹还答应过她上海边去看海 吃螃蟹 只不过未来得及。肚子越来越大了 不好走动。

“生你的时候 你爹天天给我炖鸡、煮鱼 还都放了黄芪、枸杞呢！”娘对那时候是心满意足，回忆起来仍是感到甜蜜，尤其是得了个胖小子，爹和爷爷都欣喜万分。满月以后 我穿着虎头鞋 带着虎头帽 跟爹和娘去听过评戏，听过天津大鼓和快板书，甚至还划过一回船呢！

“后来，娘脸色黯了下来：‘你爹在关外出了事 你爷爷就把咱娘儿俩送回老家了。’”

“那几个月 我真是提心吊胆哪！”娘叹道，“也不知道到底是啥事 不管有没有 没人跟咱们说呀 我没日没夜地乱想胡猜 都快得了魔症了 急的满嘴燎泡！”

“天都凉了的一天，一个小闺女悄悄告诉我 你男人来了。让你抱着孩子快到村外废窑跟他见面。我一听，心都要跳出来了。顾不上别的，抱上你就跑 生怕去晚了他就走了。”娘说着 深深地叹着气。

“你爹见了我，一把拉住 说 快跟我走 我说 我也得收拾收拾呀。你爹说 收拾啥 收拾就走不了啦 就这样 我穿着旧衣破鞋 三步并两步地跟他走了二十多里地 直奔下一个火车站 鞋都快走丢了。”娘不由擦着眼睛，“你想想 关外这么大 你爹出事跑到关外来 谁也不知道他扎在哪了。可他没设在关外另找一个 冒着险来接咱母子俩 为啥 因为他心里有咱们母子啊 这份情 我吃多少苦 跟他受多少罪 我都愿意！”

娘擤了擤鼻子 擦擦眼睛 懊悔地说：“可惜呀 我嫁人的时候我娘给了我一只玉镯，没带出来！”

娘和别人一样，也有她珍贵难忘的童年和少女时代，也有她早逝的父亲、慈爱的母亲和她的至爱亲朋 也有做姑娘时的姐妹伙伴、童稚密友。我外